

《他和她的冬日仍在持續 3.75》

很快地，時節進入了一月。

儘管今年算是個暖冬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人們還是不免穿上厚重的防寒衣物來躲避低溫。在經過一年之中不管是老師還是醫師或是什麼 Sa○er 獅都忙著跑來跑去的十二月後，便進入了這個倡導要眾人和樂融融的假正面月份。

（日本的十二月又稱師走）

不管古人怎麼樣把月份污名化或是正向化，月份就是月份，星期一的豐滿就是星期一的豐滿……這句話還真饒舌（月曜日のたわわは月曜日のたわわ）無論如何，數字本身的意義都是不會變的。既然如此，一月對我來說，只剩下一個意味。

……是的，一月是雪之下雪乃出生的月份。

因為某些漫長的原因以及一個單純的結果，雪之下雪乃——這名曾經在總武高中赫赫有名、鶴立雞群、傲視群眾、文武雙全又才貌並濟，可以說是當時學生們皆知的完璧美少女成為了我的戀人。雖然不想承認，但這個事實也曾讓我懷疑了一陣子。該不會是在做夢吧——？也許是她還是我搞錯了——嗎？不過，還好雪之下本人完全沒有開玩笑的意思。好險，就算是她裝做有就足夠讓我受傷了。

總之，在她和我還沒有走到如今的關係時，我就曾為了她的生日禮物煩惱過了。更不用說是現在，光是思考她還需要或是收到什麼會開心我就一個頭兩個大。嘛，既然前年和去年都還算過關了，今年應該也還可以吧……。

無論如何，雪之下雪乃的誕生的確是值得歡欣的。畢竟比起什麼耶穌復活還是龍馬忌日，她的生日對我來說有更劇烈和深刻的意義，就像是銘刻在心上的某種毒藥一般，只要一碰觸就會著火似地隱隱作痛。

那麼，就讓我為了她而慶祝吧。

不需要什麼更高尚或是更正式的藉口，純粹為了讓這份痛楚有能讓對方理解、了解並接受的一天。

我想——現在的我，確實有這個資格。

「打擾了～～。」

「小企和小雪乃的家，呀哈囉——。」

隨著熟悉的開門聲，在燈還沒打開前，就先響起了小町和由比濱活潑以及詭異的招呼。我一邊摸索著打開牆上的電燈開關，一邊說道：「啊——歡迎歡迎，就當是雪之下的家吧。」

「小企，這邊應該要說『就當自己家』吧……。」

「在我還沒完全佔領這裡前，這邊都還是她家。」

「……原來你正在佔領這裡嗎？」

穿著白色的羽絨外套，看起來十分時尚且自然的雪之下在一旁吃驚地說道。小町則受不了地翻起白眼。

「哥哥的鸞嬌又來了～難得是雪乃姐姐的生日，直率點會怎樣嘛。」

「我覺得我已經很老實了……。」

「嘛，大家先進去吧，外面有點冷啊——。」

由比濱苦笑著中斷了我和小町一團和氣的拌嘴，我和小町不約而同地聳了聳肩後便一起換了拖鞋並一同進入客廳。

我們將剛才買的零食和飲料放在桌上並將暖氣打開，接著——。

「那麼，雪乃姐姐！再說一次——。」

「生日快樂！」「生日快樂——！」「生日快樂啊。」

除了雪之下以外，在場所有的人一起舉起裝著果汁的杯子向她祝賀，雪之下看起來有些不好意思，她一邊撫摸著睡在她旁邊的嚕米，一邊開心地微笑著點了點頭。

「……謝謝妳們，還特地辦了這次聚會。」

「唉呀，既然是雪乃姐姐生日，當然要好好慶祝一下呀～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外面氣溫的關係，小町的俏臉紅通通的。她喝了一口果汁，感嘆地說道：「不過，到這個時候，才會覺得原來一年又過了呀——」

由比濱在旁頗為認同地點了點頭。「真的呢，除夕時還沒什麼感覺。只覺得年糕真好吃，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呀……。」

「妳們居然把別人的生日當做過年的標準……。」這兩個人的時節感是不是有點問題？

雪之下倒是正經地回答：「畢竟離元旦才兩天，有這種感覺也是正常的。剛才一色同學也說了類似的話。」

「啊，伊呂波姐姐說了什麼來著……『雪乃學姊的生日！啊，沒有，人家一直記得呀？不是學長約我才想起來喔？』，咦，她是這樣說的嗎？」

「不對，那是更之前啦。我記得小伊呂波是說『又是雪乃學姊的生日了，唔，又老了一歲……』才對吧。」

「……到底是誰生日啊？」

「呃……是……小雪乃吧？」

「……看來是時候訓練你們的記性了吧，結衣還有比金魚（ひきんぎょ）同學。」

「噗哈哈！比金魚哈哈！哥哥的記性真的就是金魚啊哈哈！」

「那邊那個，笑的太過分囉，這種東西也可以戳中妳笑點喔？」

我甚至可以從妳的語氣裡聽出 **www** 這種語助詞，那啥，妳什麼時候練成這種特技

了？

總之——我、小町、由比濱還有雪之下剛結束在外面的餐廳所為她舉辦的生日慶祝會。除了我們以外，去的人還有陽乃、平塚老師、葉山、一色以及戶塚，順帶一提，我姑且有問過材木座的。不過那傢伙說什麼「唔喔！雖然是摯友八幡為了歌頌命中註定的伴侶而催生之盛宴，但吾友啊，在下正在為了名為 **Co○et** 的地獄而徹夜揮筆，實在沒有——」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說啥，總之因為很不爽所以姑且掛斷。誰是你摯友啊，中指！

在一陣歡騰後，小町以及由比濱便來到我與雪之下的住處準備第二攤慶祝順便借宿。這似乎是早就決定好的事，小町最近好像讀書也讀的挺累的，趁這時放鬆一下也好。

嘛，偶爾這樣也不賴吧？我一邊咬著魷魚絲一邊看著三個興高采烈聊著天的女性們。女人這種生物只要湊在一起不知為何就會吵的不像話，尤其是像小町還有由比濱這些平時就已經鬧烘烘的人更是如此。

算了，就讓她們開心聊吧——我這麼想著並伸手想拿杯子，就在這時，小町開心地說道：「那麼，開始吧！心兒☆蹦蹦跳的小町大冒險！」

「耶～～。」

「……啥？」

「……？」

由比濱興奮地拍手歡呼，我和雪之下都露出了不明所以的表情。我們於是對看了一下。

「……喂，剛才的話題是什麼來著。」

「我記得是有關千葉的 **Family○art** 最近推出新的關東煮……。」

雪之下不解地偏著頭，小町一臉妳不懂地搖頭並晃動食指。「唉呀，雖然純粹聊天也很開心，不過難得有機會，當然還是想再好好玩一下啦！」

「咦？剛才還玩不夠多喔？」在聚會上妳們不是已經大玩特玩一番了嗎？不如說都已經玩到有點過激了，看看戶塚那醉到呵呵笑的樣子、葉山難得變得很陰沈、一色和小町瘋到差點玩起野球拳、陽乃和她妹妹居然好好地聊天聊了五分鐘、由比濱嘟著嘴一直碎碎念不停，平塚老師還趴在桌上哭著說好想結婚……咦，等等，是不是其中一個還挺常見的？

看到我的眼神逐漸變得黯淡，小町嚇的趕緊和身旁的由比濱咬耳朵。「怎麼辦，結衣姐姐，讓哥哥看到太多不該看的東西了……。」

「是呢，真的不應該喝酒的，雖然說其實沒喝很多……。」

「妳的酒量不好，之後禁止喝酒。只喝不到一杯都會醉，以後真的很危險……。」

雪之下搖頭嘆氣著。順帶一提，這傢伙很平常地就像是喝紅茶一樣喝著酒精濃度頗高的調酒，還喝了不少，真的好可怕。

小町可惜地嘟囔道：「可惜小町只能喝可樂，不然也可以一起嗨了。」

「只要我在的一天都不行，就算妳二十歲了也一樣。」

「天啊，小企的妹控還是一樣噁心……。」

「什麼妹控，我才不是妹控。妳們想想吧？小町這麼可愛、這麼可愛，這麼的可愛喔？如果我不是她哥哥，一定會無所不用其極的要拐到她。像是瘋狂的買禮物啦、拼命寄出充滿愛意的情書甚至在陽台下面彈吉他什麼的肯定少不了，更不用說把小町灌醉然後再做一些不好的事了。為了預防這種事……不，應該說為了預防犯罪，趁現在直接禁止她喝酒才是對的。聽到了嗎？妳以後要喝，只能在我在妳旁邊的時候喝。」

「哥哥，有時候小町真的覺得你的愛太沈重了……。」

「倒不如說，我想先報警把你抓起來……。」

「小企，你比較像是會犯罪的那個喔……？」

沒想到，我如此充滿好意的發言卻被這些人用歧視的目光否定了。哼，我才不管

妳們。妹妹幸福的每一天，就由哥哥我來守護！……唔，感覺很適合作為輕小說的標題，隨便寫一寫再找カン○ク老師來插畫一定會大賣。

小町咳了咳，拉高語氣說道：「總之，現在就是要玩第二攤的時間了！**Second round！Double play！My cat is so fat！**」

「天啊，要吐槽的太多了。」所以我懶得吐了，沒錯。CY@！

「要玩是可以……不過，妳想玩什麼？」

雪之下困惑地環視了一下客廳。「這裡沒什麼可以玩的，只有比企谷同學……。」

「喂，別玩我。」

「……的 PS4。」

「講話一次講完啦！」別挑這種時候欲言又止啊，妳這女人！

「不不不，不是那麼膚淺的東西喔～」

小町得意地笑了。喂，妳給我說清楚喔，妳是指我還是 PS4？不准說 PS4 膚淺，它可是很好玩的！

由比濱好奇地盯著小町，小町於是從書包裡摸呀摸地並掏出了一個長方形的盒子。呃，這是……。

「乒啞～！小町的祕密武器！愛和勇氣的大考驗！緊張緊張又刺激，心兒碰碰跳的——」

「這不就是疊疊樂嗎？」

「……討厭，哥哥你超煞風景的。」

眼看小町頓時變得有些沮喪，我連忙安慰她。「呃，不是，怎麼說。啊，我有嚇到喔！沒想到是疊疊樂，喔喔，整個人都興奮起來了！」

「太假了，比企谷同學……。」

雪之下冷冷地瞪著我，唔，我覺得妳根本就是暖冬殺手。應該給妳當個幾天在大螢幕上會出現的氣象播報員，保證千葉有機會回到冬天正常的溫度。

「沒關係，雪乃姐姐，小町已經習慣這樣的哥哥了……就算哥哥是這種對妹妹一點也不留情的人，小町還是會努力當一個好妹妹。啜泣、啜泣。」

「沒有人拿動詞來當狀聲詞用的啦。」這樣真的超怪的，搖頭搖頭。

「今天的小企，根本吐槽模式全開耶……。」由比濱有些驚訝地說道。拜託，要是妳們可以表現的正常一點，我也不願意這樣啊。

小町重新打起精神，她把盒子反轉，直接在桌子上倒了出來。話說還真的挺久沒玩這東西了……上次好像是小學的時候吧。不過都已經這麼久了，沒想到小町還找的出來。

「啊，這個是新的喔～小町之前才買的。」小町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，她快活地說道。雪之下似乎也有點興趣了，她露出有點不妙的笑容。

「唉呀，有什麼不好？就玩吧。」

「玩這個是無所謂……。」

沒想到，接下來由比濱說的話讓千葉縣的六百萬人都震驚了。

「唔，我從來沒玩過這個耶。」

別說是我，就連雪之下和小町都不可思議地看向她。

「真的？結衣姐姐，妳沒有玩過！？」

「我還以為這個大家多少都試過……。」

「真假，由比濱，妳是不是沒有童年啊？玩具反○城總去過吧，那邊有賣啊。」

「你們什麼意思嘛！」由比濱淚眼汪汪地抗議。「人家是獨生女嘛，家裡沒有這種可以一起玩的東西啊！」

唔，這麼說起來也有道理……小町安慰性地拍了拍由比濱的肩膀。「沒關係，結衣姐姐！妳的第一次，就由小町我收下了！」

「嗚嗚……請妳溫柔點……。」

「……咳嗯，所以，那就開始囉？」

為了阻止莫名其妙發展出來的百合氣息，我咳了咳。要是和雪之下的話是無所謂，但對象是小町我可不能置之不理……咦？難道說我的女朋友其實是小町！？太好了！哈拉修！

「等等等等，只是單純玩的話太無聊了喔。」

小町「嘖嘖嘖嘖」地搖著頭，她理所當然地說道：「當然要規定懲罰啦，懲罰！如果沒有的話，哥哥玩起來半點幹勁都沒有嘛。」

「唔，這麼說也有道理。」

「順帶一提，他也沒有半點希望可言。」

「請不要這麼順便地否定我的未來。」這種像是離開房間順便關燈的補充真的免了，真讓人受傷耶！

「不過，要什麼懲罰？」

由比濱有些緊張地舉手發問。「我是第一次玩這個……可以不要太可怕的懲罰吧？」

「嗯～這個其實不難啦。玩個幾次很好上手的。」

小町笑了笑並說道：「而且懲罰只是用來防止哥哥隨便玩，結衣姐姐不用怕啦。」

「好吧，懲罰就懲罰，要懲罰什麼？」

我一邊喝著果汁一邊問道。小町低著頭「唔——」地思索了一下後，便抬起頭說道：「啊，有了！最輸的要聽最贏的人一件事怎麼樣？」

「噗咳咳咳咳！」

「……。」

聽到後，我馬上噙到了。雪之下的身體則是瞬間僵硬。嗚哇，毫無反應，只是普通的美少女雕像……。

「……你們怎麼了？」

敏銳的由比濱馬上問道，我連忙搖頭。「不不不，沒事，一點事都沒有。妳說是吧，雪之下？」

「……嗯，對。的確說不上是什麼事。這樣說確實沒錯。」

「喔喔，嗯？嗯～小町好像感覺到一種奇妙的氣氛……。」

感到可疑的小町眯著眼睛盯著我們，我和雪之下不約而同地撇過頭逃避她的視線。為了擺脫這種尷尬感，我勉強地開口。「總、總之，就照妳說的吧。妳們都可以吧？」

「……啊，嗯，我沒問題。」

「啊，呃……人家也 OK～」

「……還是很可疑。不過算了，就這樣決定囉。」小町放棄追問我們的打算。呼，好險，過關！

為了讓由比濱習慣，我們先試玩了一下。不意外地最後讓由比濱弄倒了。不過她隨即眼神閃閃發光地說「沒問題！我知道怎麼玩了！來吧！」之後，我們便正式開始比賽。話說，一開始應該是在慶祝雪之下生日來著吧？我們為什麼現在卻在玩疊疊樂？

由於時間也不早了，我們決定就先玩兩回合。這樣的話只要輸一局基本上就算輸家了。猜拳決定順序後，分別是小町→我→由比濱→雪之下。第一回合的前面平

安地渡過，等到安全的積木全部抽掉後，便是這遊戲困難的地方了。

「唔——。」

在我抽掉最後一個無風險的積木後便輪到由比濱。她皺著眉，很困擾地呻吟著，隨即哭喪著臉向我抱怨道：「小企太過分了啦，真的留下這種讓我抽——。」

「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，哼哼哼。」

我冷笑著回答，沒錯！這個遊戲從決定順序後我就立於不敗的地位！只要我隨便抽個積木，留下麻煩給由比濱，她就有很大的機率會把整座積木弄倒。我可以不贏，但我可不能輸！我才不要任妳們擺佈！妳就儘管說我殘忍吧，請叫我千葉市東巴，我強調只限千葉市喔！

「不用緊張啦，結衣姊姊。動作小一點的話就可以把下面那個積木抽掉。對，就是從下面數過來第三層那個～」

不意外地，小町開始試圖幫助她。由比濱聽從她的話，小心翼翼地推了推小町說的那塊積木。不過……。

「呀啊！」

一瞬間的不穩，整座積木便晃了一下。以為要倒的由比濱頓時發出悲鳴。太天真了，小町，和由比濱這種人說不要緊張只會造成反效果。正確鼓勵她的方式應該是……。

「結衣，別怕。就算輸了這裡也沒有人會提出什麼過分的懲罰。不用太擔心，就放心抽吧。」

沒錯，依照由比濱這種有時十分畏縮的性格，就是要把結果講清楚她才會敢放膽做——咦，等等，雪之下，妳幹嘛啦！

「小雪乃……唔嗯，好！由比濱結衣・參上！我來了！」

雪之下的鼓勵效果十分顯著，由比濱這次沒有猶豫，小心並大膽地把積木又推又拉地抽了出來。她放鬆地吐了口氣，用挑釁的眼神看向了小町。

「看到沒，小企！」

「……真有妳的。」

沒關係，下次就讓妳倒。君子報仇三年不晚，我既不是君子，這也說不上是什麼仇，所以是三回合不晚。

輪到雪之下了，她看了看現在的情況再瞥了我和小町一眼，隨即露出壞心的微笑。

「……幹嘛？」

「交給妳了，小町。」

雪之下沒有回答我，她簡單地說道後，纖細的手指便移向了最下面的那層——呃，不會吧？

「嗚哇，會倒吧！」

「雪乃姐姐……！？」

由比濱和小町忍不住驚呼。在倒數第二層只剩下一塊積木獨挑大樑的現在，她居然想對最下面一層積木動手。怎麼看都十分的危險。

不過——她可是雪之下雪乃。

連假設都不用，她根本不會在這種地方失敗。

雪之下用漂亮俐落的方式把最下面的其中一塊積木抽掉，整座積木晃都沒晃一下。她對我們投以自信的笑容。「那麼，小町，換妳吧」

「唔，啊，原來是這樣！」

小町馬上發現了雪之下的用意。由於結構已經改變的關係，最下面那層的積木變得十分鬆動。她於是開心地把另一塊也抽掉，於是最困難的便輪到我了。

「……雪之下。」

「對了，比企谷同學。我不覺得對敵人同情就是對自己殘忍，不過——。」

雪之下高傲地撥了撥頭髮。「能當贏家，就要當贏家。」

要什麼帥呀，妳居然陰我——！好吧，可惡，由比濱，算妳運氣好。在妳忘掉前給我記住！

我試著移動一塊積木，不過果然還是太勉強了。整座積木倒了下來，小町竊笑著說道：「好的，哥哥輸了～。」

「……嘖。」

「唔，要小企做什麼呢……。」

「就要他每天準時起床如何？我也叫他叫的有點厭煩了。」

「喂，那邊的，別馬上給我討論起懲罰啊。」

第二回合開始，重新決定順序後，分別是雪之下→我→小町→由比濱。順帶一提，雪之下猜拳猜贏後暗自握緊了拳頭，拜託，純看機率的遊戲妳也可以這麼開心喔？

和之前一樣，前面的回合都輕鬆地過了，開始危險的回合是由我開始。不過這還算是小意思，我抽出了積木後便看向小町，小町看似煩惱地抱起了胸。

「嗯，唔——怎麼辦，這個？不，抽完以後結衣姐姐會弄倒……那這個嗎？好像也會倒，呃唔……。」

她最後不知所措地看向由比濱。「……結衣姐姐，怎麼辦？」

「不用那麼顧慮我啦，討厭！」

由比濱感受著小町的溫柔，不禁哭喊著回答。小町最後總算下定了決心，抽出一塊還算危險的積木，留了保險一點給由比濱。喂，妳們該不會在聯手讓我輸吧？

由比濱接手後，不負眾望地安全過關。她開心地歡呼著，雪之下用溫暖的眼神看了她一眼，天啊，這是什麼溫馨的氣氛……搞的好像我才是最大的反派耶？

「雪之下，換妳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嗯……就這個吧。」

雪之下隨意挑了個看起來十分有挑戰性的積木，既然是她，我們都沒想過失敗的可能性。

——不過，雪之下不會失敗，並不代表其他人不會。

至少，貓是會的。

就在她即將抽出積木的同時，趴在她大腿上的嚕米突然起身伸了個懶腰，嚕米的頭很順暢地頂到了雪之下的手肘。積木於是非常跟著順暢地倒下了。

「『『……』』」

嚕米打了個哈欠，隨即趴了下來繼續睡。我們則是陷入了沉默，仔細一看，我們全都在忍笑。噗……！哈哈哈哈！嚕米，幹的好！就是這樣，貓 94 要這樣！改天我買高級罐頭獎勵你，太神啦嚕米，聊天室七起來！

直到倒下的那瞬間，雪之下的表情都十分平靜。不過大家都看得出來她純粹是僵掉了。過了幾秒，雪之下馬上頹然地垂下了頭。

「……。」

「呃，那個，雪乃姐姐？」

「這、這場不算啦！無效、無效！」

除了我的兩位好心少女馬上試圖安慰雪之下，不過後者慘然地搖了搖頭。

「不，是我輸了……我早應該先把嚕米移開……。」

雪之下悲傷地說道，但老實說，她毅然決然的悲壯表情和趴在她大腿上睡的超安詳的嚕米有夠不搭……。

於是，這場戰爭就以我和雪之下的敗北結束了。小町和由比濱為了我們的懲罰交頭接耳了一陣子，接著她們似乎達成了共識，一起開心地點了點頭。

「那麼，懲罰時間～。」

小町開心地舉手喊道，我用警戒的眼神看向她們。

「……妳們要幹嘛？」

「結衣，那個……不用當做懲罰，我也願意吃妳做的料理的。雖然那確實很像懲罰……。」

「不是啦！小雪乃妳好過分！」

聽到雪之下不自覺透露的真心話，由比濱哭著捶了捶雪之下的胸口。哇，別再捶了，那邊已經很平了，快住手阿！

「好了，公布懲罰內容！」

小町神秘兮兮地看了看我和雪之下，接著高聲宣布：「——那就是，你們從現在開始都必須用名字稱呼對方，不准加敬語。」

「……咦？」

雪之下也露出了和我一樣莫名其妙的表情，由比濱無奈地嘆了口氣。

「嘛，我其實也煩惱很久了啦……小雪乃，你們已經交往一陣子囉，為什麼還是用姓在稱呼彼此呀。」

「呃，怎麼說，習慣性的……。」

「而且雪乃姊姊甚至還加敬語耶？雖然說你們可能無所謂，但我們還是很不習慣～」

小町咧嘴一笑。「所以，就當做懲罰囉！以後再讓我聽到哥哥叫雪乃姐姐的姓，小町就會生氣唷！」

「……怎麼個生氣？」

「嗯——斷絕關係，再見。小町再也不是哥哥的妹妹。」

「雪乃，我看就照她們說的吧。」

「……你這人翻臉簡直比翻書還快。」

雪之下嘆了口氣，用有些鬧彆扭的語氣說道：「……那就這樣吧，比……我是說，八幡同——」

「呃咳！」

「……八幡。」

「很好！」

由比濱滿意地點了點頭，好吧，懲罰就這樣也還好啦，不如說小町說的那個對我來說才是天大的懲罰。我完全無法想像沒有小町我要怎麼活下去，光想都覺得害怕。妹妹當到這種程度也是一絕啊……。

◎ ◎ ◎ ◎ ◎ ◎ ◎ ◎ ◎ ◎ ◎ ◎ ◎

在這之後，我們又玩了幾次的疊疊樂還有各式各樣的撲克牌遊戲。直到大家都累了以後，已經是深夜了。

這兩個人一起來借宿的時候，通常都是她們三人一起睡臥室裡的雙人床，而我當然只剩下沙發可以睡。今天也不例外，在其他兩人都敵不過睡眠，在床上睡著後，雪之下也準備要睡了。

「換你洗了。」

「啊，OK——」

雪之下從浴室出來並對我說道，她身上穿著深藍色的長袖睡衣，下半身則是同樣顏色的長裙。我剛收拾完桌上的杯子，坐在沙發上盯著嚕米。唔，這傢伙是不是有跳蚤啊……我捏著牠的毛想要找。雪之下眨了眨眼，隨即走過來並坐到我旁邊。

「……明天再找吧？已經不早了。」

「啊，也對。」

「那麼，快點洗澡吧……我先睡了。」

雪之下柔和地笑了笑，隨即起身想要離開。

我出聲說道：「呃，那個……等一下。」

「……？」

雪之下疑惑地轉了回來。好，八幡，深呼吸，不要緊張！我暗自試了試拉梅茲呼吸法，然後發現一點用也沒有，只是讓自己變得更蠢。

「……如果要體驗生產的話，現在不是個好時間。」

「不是啦，呃，我是要給妳這個……。」

我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小盒子。雪之下驚訝地睜大眼，她喃喃說道：「……我記得你已經給過禮物了。」

「聚會時給妳的那個耳機？呃，那個也是啦，只是……怎麼說，這是另外的。」

呃——應該怎麼說會比較有道理啊？我為什麼不先想想再開口……我一邊煩惱著這些問題，一邊思考要如何讓雪之下能接受。不過她沒有再問下去，只是走了過來，示意我把東西給她。

接過手後，雪之下將盒子打開。

「……這是……。」

「……嘛，我覺得很可愛，而且，那個……很適合妳……吧？」

——那是一條項鍊，不過不同的是，掛在上面的不是珠寶，而是一個有著粉紅色肉球的貓掌圖案。

老實說，如果不是項鍊本身是金屬做的，乍看之下還真像寵物的項圈。

雪之下有些驚訝地看著這條項鍊，接著抬起頭，壞心地對我笑了。

「……挑在這個時間送我，是不想給別人看到吧？」

「……囉嗦。」

「呵呵，的確很像你會做的事呢。你啊……要是直率點就好了。」

雪之下輕輕笑著，她將項鍊遞给了我，並在我面前坐了下來。「那麼，就麻煩你了。」

「……啊，好。」

我繞到沙發背後，越過雪之下幫她將項鍊戴上。她的脖子好纖細，在手繞過肩膀的同時，更可以感受到她身上微微散發著的熱氣。

「……好了。」

「嗯，謝謝。」

我起身離開，雪之下抬頭看向我，深邃的瞳孔中似乎透漏著些許遺憾。天啊，這傢伙也太可愛了吧……我只好從後方小心翼翼的，用像是對待一種藝術品般的力道輕輕抱住她。

雪之下滿意地點了點頭，她在我耳邊輕聲說道：「……八幡。」

「……還真的這樣叫啊。」

「畢竟……是懲罰呢。」

「……也是。」

——一月，是雪之下雪乃的生日。

就在數年前的這時，這名少女誕生了。

完美無缺、才貌並濟、傲視群眾、鶴立雞群並且凡事追求完美到有些不近人情——然而，卻也比誰都正直、善良且努力的少女。

如今，這份溫度就在我的手中。

彷彿是一種刻在靈魂內的痕跡般，令人一想到便歡欣的隱隱作痛。

就讓我為了妳而慶祝吧。

為了讓這份痛楚有能讓妳理解、了解並接受的一天。

——為了讓妳也能有為了這份痛楚而感到幸福、感到驕傲的一天。

我小聲地開口。

「……生日快樂，雪乃。」

「……謝謝，我很開心，八幡。」

眼前的少女毫不猶豫地回答，臉上露出淡淡的笑容。

我想，能讓她露出這種笑容，應該就算給她最好的禮物了吧。

順帶一提。

隔天嚙米在發現自己吃的罐頭變得超高級後，再也不肯吃原本的罐頭了。

這隻畜牲，我總有一天讓你好看。

End